

◆阿占专栏 词与物

旧书新读的一年

阿占

今年的阅读可以说相当“功利”——闲书读得少，多是为写作需求而读。比如苏沧桑的散文集《纸上》，伊在书中收入《春蚕记》《纸上》《跟着戏班去流浪》《与茶》《牧蜂图》《冬酿》《船娘》7个中篇散文，剪裁了一出出浓郁的江南世俗生活。我一向迷恋“文化乡愁”之类，又在江南上的大学，故而读来如深度介入的行走，和作者共同打捞着湮没的时光。《纸上》构思可见精妙，作者混同小说的艺术手法，结构上使用并置叙事。又因作者致力于田野调查，对现场的介入力度更大、程度更深、时间更久，这也是我所共鸣的地方。

还读了余华的《文城》。余华似乎在以一种寻找的方式抵达精神上的乌托邦。文城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余华用信念培育过它、滋养过它，这个文城也就远比可见的现实更为真实和牢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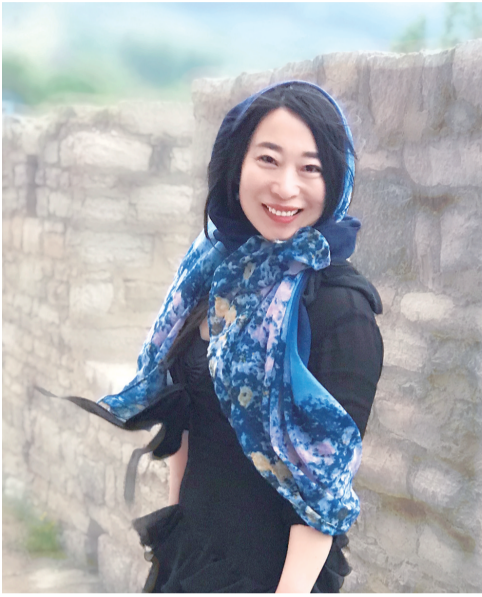
旧书新读，主要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代表作，和二十年前的顿挫感不同，今年我把历史、现实、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拆除，找到了一条穿梭往来的通道。法国新文学文体实践的宗旨就是“贯通”，打破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壁垒，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都是拐点的标识。《青岛围城日记》亦是重读。作为日德战争丛书，文章取自战争亲历者的第一手记录，或是德国驻胶澳的军官、士兵，或是德国传教士，或是随军采访的美国记者，这些对于我进

一步了解老城的沧桑构成很有帮助。

《画商日记》是2014年入手的。作者雷奈·詹泊尔生于1881年，世家画商，一直做珍贵美术作品收购与转售生意，是20世纪著名的艺术商贾、收藏家，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终生推崇18世纪的法国画坛巨匠。最让人嫉妒的是，他代理着莫奈、雷诺阿、塞尚、米勒、德加、罗丹、柯罗、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等人的作品；他穿梭于巴黎、日内瓦、佛罗伦萨、伦敦、纽约之间；他左右着早期艺术市场的行情——他以此写下的日记堪与普鲁斯特的任何一部长篇相媲美。回翻这本书，我再次惊艳。这个与印象派同时代的著名法国大画商，写他与艺术名流的交往故事，字里行间，分明是一个时代的艺坛风云变幻。为此，我报以正襟危坐，在画布前捧读，以标榜不俗的艺术素养。

有书，便又是一年好景。奈何从哪里谈起，只管去读。最喜的是雨夜孤灯，滴答滴答，一声声敲打，暗合心跳。这样的律动中，我极易灵魂出窍，跳脱至半空，俯瞰一个幸福的人——我看见我捧着书，不拘哪里翻开来，都可以顺着看下去，一脸的安好与知足。我看见我素手抚书，如抚着生命过往中的亲爱，这一种形式上的永恒感，像月光，像大海，像礁岩，像凤凰老城的青砖，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雕刻……直到快乐地倦了，书从手中滑落，掉在地板

上，我看见我像刚刚服过迷幻药一样，以最舒展的姿势进入了梦乡。



阿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山东文学》《芒种》《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百花文学奖、泰山文学奖等奖项。

歼敌5人，俘敌10人，缴机枪1挺，步枪15支。

1932年3月，敌人再次纠集1000余人向玉珠进犯，企图消灭赤卫队和苏维埃政府，赤卫队470余人和红山县派来的手枪队10余人选定石榴尖小山头的有利地势与敌人交火。这次战斗共毙敌80余人，俘敌59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北桐区土地改革从1931年12月中旬开始到1932年3月中旬结束，历时85天，经过组织宣传、划线没收、估产登记、分配插标等程序，将地主豪绅的田地、粮食、耕牛、农具统一分配给贫农、雇农，同时划分地主、富农，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者有所得的美好愿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由于推行张国焘的“肃反”错误路线，北桐区革命力量遭到重创，先后有300余名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被杀害。到1932年春季，北桐区武装力量仅剩178人，6月与红山县独立十三团合编为红军游击师北上。国民党地方武装趁机关疯狂反扑，残酷杀害中共党员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家属，北桐区先后有近300多名党员、干部、无辜群众被杀害。

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玉珠每一寸土地都被烈士的鲜血染红。吴生禅这位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四次被捕，敌人用吊打、上夹棍、烙铁烧舌头、竹签钉手指等酷刑逼供，但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吴生禅宁死不屈。1944年8月，吴生禅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他的伯父、父亲、两位叔叔一家7口人，有5位先后被杀害。北桐区苏维埃政府从1931年10月建立到1932年7月被摧毁，前后历时9个月。

北桐区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湖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浴血奋战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为革命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它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土地革命，让农民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它为革命培养了干部，为红军输送了兵员，在太湖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精彩篇章。

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
主办：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
协办：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

◆小说世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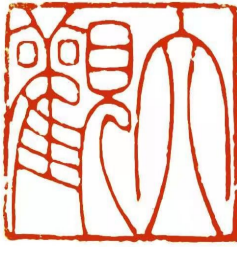
深夜买龟

徐全庆

因为加班，我深夜才回家。楼梯间的灯坏了，我只好摸黑上楼。家门口，突然站起一个黑影，吓得我大叫一声，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黑影说，徐兄弟，我是李素英。我等你很久了，你总算回来了。她又说。等我？一个年轻寡妇，半夜三更守在我家门口等我这样一个单身男人，能有什么事呢？我打开门，点亮灯。灯光下的李素英显得很有几分风韵，只是我发现，她的头上明显有几根白发。她才三十多岁呀。这也难怪，丈夫去世得早，她又没有稳定的工作，儿子又智力不健全，让她操碎了心。我不知道你的电话，只好在门口等你，把你吓坏了吧，真对不起。李素英说，听说你养了很多乌龟，我想买一只。就为这事？我把我的乌龟全端到她面前，说，喜欢就拿去。

她的脸上先是惊喜，但很快就失望了，问，没有小点的吗？我说没有，她脸上现出绝望的神情，说，这可怎么办呀？看着她的样子，我有些不忍，说，我知道有个卖乌龟的住哪儿，只是这么晚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快带我去找他，我求求你了。我们很快找到那个卖乌龟的家，敲了半天门，他才懒懒地开了门，听说是来买乌龟的，原来很难看的脸上才有了一些笑意。李素英忽然从身上掏出一只小乌龟，头耷拉着，显然是死的。她挑了半天，又反复和手中的那只死乌龟进行比较，最终选中一只乌龟，问，多少钱？卖乌龟的一愣，说，只要一只？李素英点了点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像那只乌龟的壳，又青又黑，冷冷地抛出两个字：不卖！李素英哭了，哀求道，求求你卖给我吧，

多少钱都行。为什么呀？他问。李素英说，她那个智力不好的儿子，因什么也做不好，人变得非常自卑。为了培养他的自信，李素英就让他养乌龟。可没想到，这只小乌龟却突然死了。她必须在天亮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乌龟来替换那只死乌龟。她不能让儿子认为他连一只乌龟也养不活，从此彻底失去生活的信心。卖乌龟的擦了擦眼角，说，这只乌龟送你了。你记下我的电话，再遇到这种情况，给我打个电话，我立刻给你送过去。



◆人间小景

火中肉味

邹贤中

腊月近了，孩子们的盼头在腊八节过后与逐渐寒冷的天气成了反比。他们知道，杀年猪已经进入倒计时。杀了年猪后，省吃俭用辛劳一年的农人也该犒劳一下自己了。要花钱的事情，农人是舍不得的，而自家的猪肉是不需要花钱又最值得一尝的美味。如果你厨艺好，辣椒炒肉、瘦肉下汤、梅菜扣肉、粉蒸肉都可以尝试一遍。

于孩子来说，期盼已久的莫过于火灰烤肉，那是大餐之后的小点心，有着别致的风味。在湘南农村，柴火做饭、炒菜、煮猪食、取暖是童年时代的人间常态。火柴在灶台或者火塘里熊熊燃烧过后化为青灰色的灰烬，灰烬的余热是不能浪费的，用来烤红薯、土豆、荸荠、板栗、花生、鸡蛋等食物都是不错的选择。然而，最让人心动的却是火灰烤肉。在平时，吃肉是困难的，现在杀了年猪，吃肉就成了可以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

一头两三百斤重的猪，一家人终究是吃不完的，杀了年猪后，早就预购的村民在买下心仪的肉后满载而归，主家大多只剩下猪头、猪脚、猪皮、猪内脏等。母亲最了解我期盼已久的心事，她提前切下了一块上好的里脊肉收好，这是说什么都不能卖的。里脊分为内外，带皮的为外里脊，又被称为宝肋肉。母亲取来砧板，从一大块瘦肉中切下二两放在砧板上，母亲左手压住肉块，右手持刀将瘦肉切成薄如纸张的肉片，然后挥舞菜刀将肉片切碎，撒上盐，又用刀将切碎的瘦肉斩成肉末儿，最后找来一张A4大小的白纸，像包粽子一样把肉末包起来。

包肉末是有讲究的，手艺到家的人无需用线条捆绑，就能将肉末包扎到严丝合缝而瘦肉不掉落出来。用水将白纸浸湿，将整包肉末放入尚有高温的火灰中掩盖严实。

冬天的湘南是极其严寒的，在这等待的间隙，人坐在火灰旁烤火。十来分钟的光景后，母亲心中就有了数。她用火钳将火灰扒

开，再将整包肉夹出。我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期待着眼前的美食。此时，浸泡过水的纸张已经干透，却又保持着没有被烧黑，只是微微泛黄。将纸张上面的灰抖落，拆开已经干透的白纸，一团暗灰色的瘦肉展现在面前。取来一双筷子，将瘦肉团子夹入干净的碗中，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我连忙从母亲手中接过筷子，将肉团压碎，夹起一小块送入口中，肉的香甜以及油盐混合在一起经过火灰炙烤产生了神奇的效果，这湘南小吃刺激着味蕾实在是妙不可言。

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我吞香虎咽。我突然想起母亲还没吃，心中升起些许的愧疚，连忙叫母亲吃。母亲说：“我不吃，你吃吧。”看着母亲的表情不似说谎，我放心地大吃起来。二两的瘦肉吃完后，我尚没有满足。我抬起头，看着母亲，说：“妈妈，刚才要是多切一点肉就好了。”母亲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说：“肉多了，中间的就难熟透，要想中间熟透，外间的肉又会烧黑，失去了口感不说，任何美食都不能一次性吃撑，那反而会失去美好的回忆。”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除了年关，想吃火灰烤肉大多在大病初愈之后或者填虫窝。农村因为卫生条件不好，孩子们的肚子里容易起蛔虫。在医生那里买来几颗宝塔糖服下后，蛔虫就被打下来了，这时虚弱的身体就需要进补。每当此时，大人就会去肉铺买来些许瘦肉给孩子吃，俗称“填虫窝”。肉铺老板是不会单卖瘦肉的，他们需要肥瘦搭配销售，这就有了你来我往地商谈。这个时候，最能让老板舍得割瘦肉的办法就是填虫窝。这个理由一出口，人家二话不说，就能如你所愿。当年，我总感觉火灰烤肉怎么吃都吃不够，我将这一切理解为物质匮乏的缘故。多年后，我才明白，母亲给我留下一点遗憾，那是另一种爱，是高明的人生哲学。



◆山河故人

父亲

方热烈

父亲去世整三周年了，如今母亲一人在乡下住，平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每次我们回家，母亲就会说又梦见父亲了，说着说着就抹眼泪，我们连安慰的言语也找不到。弟弟说母亲不能一直这样，对身体不好，要学会忘却，说是这样说，可母亲怎能忘却呢，只会越发思念。父亲还没完全记事时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一人拉扯着父亲兄妹三人长大。父亲长得敦实，皮肤黝黑，言语不多。因家庭贫困，没上过学，自小就干农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辛劳节俭，从不言苦。父亲很聪慧，看问题很透，但凡家里需要决定的事情，如哪块田种什么品种的稻子，养的小猪仔什么时候卖，母亲都会让父亲来做决定。就连我们长大工作后，有什么难以决断的事情，仍向父亲征求意见，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心里就踏实多了。

父亲是做农活的好把式，在水田里插秧又快又整齐，生产队里没人能超过。农田里插秧，起趟子很重要，带直了后面的人不会跑偏，父亲常常是起趟拉线的人。父亲手巧，尽管没有拜师学过手艺，但能编竹篮子，能织渔网，能砌灶台，连水沟上的石头桥也能架……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村庄人家有啥事都会找到父亲，父亲也从来没有推辞过，如那时农村的房子都是土坯墙草屋顶，稻草日晒雨淋容易腐烂，时间长了就得再盖上新鲜的稻草。我记事时起，村庄里到下半年，就会有许多人来找父亲去盖屋顶，父亲蹲在屋顶上，从屋檐处起，用稻草一行压一行往房顶铺上去，铺完后在上面用草绳子给网上，这样铺上的稻

草不易被风吹散。父亲带着自制的梯子（那时候整个生产队只有两部梯子）到人家去，这样从早干到晚，因房顶都是呈八字形倾斜的，坡度大，蹲在上面铺稻草，没有防护措施，是很危险的。那时候给人家做事，就是帮忙，没有工钱的，最多在人家吃顿饭，父亲不喝酒，也不抽烟，我偶尔跟在父亲后面蹭顿饭，印象中最好的菜就是炒花生米、炒黄豆、咸鸭蛋。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父亲担心家里的牛被偷，晚上带着我到牛栏里睡觉，牛栏的墙是用厚厚的泥土筑起来的，里面用土坯垒起简易床铺，上面铺上厚厚一层稻草，再铺上被子，我和父亲就睡在上面，大水牛就在床边拴着。我常常紧紧贴着父亲睡，感觉好暖和，即便外面寒风呼啸，雪花飞扬，也不觉得冷。父亲说牛身上的火气大，不冷的，我在牛的不停反刍声中渐渐睡去。

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搬到哥哥家原先住的房子去住了。老房子下雨漏水，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自己还能修葺一下，勉强能住，我们兄弟几个也商量着给老房子拆了盖两间砖瓦房，父亲说土坯房子冬暖夏凉，好着呢。后来父亲病情加重，建房子的事就拖了下来。父亲走后，母亲说她一个人在哪住一下就行了，不要再盖新房子了。父亲的老房子如今没人住，空着，每次回家我都要去看看，围着它走一圈，那是儿时的欢乐，那是煤油灯下其乐融融的一家，那是根……

日月如梭，岁月无情，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父亲走了整整三周年了，又到寒冬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寒冷和孤寂能赶得走么……